

# 活的建筑：中华根基的建筑观与方法论<sup>\*</sup>

——赵冰营造思想评述

刘 林

(武汉大学 城市设计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以“根基在哪”为核心,探索赵冰教授确立的,旨在能激发个人信仰时代的他个人自我的信仰——“活的信仰”这一文化信念的发展脉络,并论述由此信仰生发出的,以中华为根基,以激活各主体的创造力为目标的营造体系建筑思想“活的建筑”的建构历程。这一营造体系建筑思想具体框架为:一次营造活动,涉及内在与外在(人与物)两方面因素,包含三个层次即境界、礼仪、技艺的内容,展开为设计、建造、呵护、保护四阶段。这一框架的确立,对于文化的整合、实践的指导、现实面貌的改进、营造思想的传承等各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活的建筑;活的信仰;中华根基;营造;赵冰

**中图分类号:**TU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329(2006)06-0030-04

## Alive Architecture: the Idea and Methodology on Architecture Based on Groundwork of China——Comment on Professor Zhao Bing's Construction Thinking

LIU Lin

(School of Urban Desig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00072, P. R.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re of "where the groundwork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belief - an alive belief of Professor Zhao Bing aiming at inspiring self belief in the times of personal belief is explored and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Alive Architecture" which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nation with the purpose of activating the creativity of the individual is discussed. The concrete frame of the architecture thinking in this construction process is: A construction activity involves two aspects - both intrinsic and external (human and substance), consisting of three levels, i. e., the bounds, the etiquette and the technique; launching into four stages as the design, construction, care and the protec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frame is significant as to various aspects regarding the cultural conformity, the practice instruction, the improvement of reality and the inheritance of construction thinking, etc.

**Keywords:** alive architecture; alive belief; groundwork of China; Yingzao (construction); Zhao Bing

### 1 观念世界生发居住世界

行为来自观念,观念的差异导致行为的差异。“某种文化把一些事物归为一类,表明人们认为这些事物有某种相同的属性,因而了解人们对事物的归类,对于我们了解该事物在特定文化中的意义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归类不同,显示出不同文化对特定事物的理解不同,也表明了一般情况下人们与该事物相互作用的方式不同,对于人类的造物来说,不同的相互作用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该事物的形式特征和演变线路。”<sup>[1]</sup>西方把建筑归为艺术的一个门类,一种遮

蔽物,是与绘画、雕刻、音乐、诗歌并齐的五大艺术之一,它们是人类存在的表征。基于作为强调个体存在的对象物,西方建筑表现出一种个体的多元性与差异性。而至二十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思想观念的转变,特别是从抽象世界转到具体的现象世界的时候,西方建筑观念得以走出纯粹对象——在者——的思路,认识到了建筑作为一种过程蕴含了更多的生活的意义。舒尔兹在他的《西方建筑的意义》一书中开篇即写道:“建筑是一种具体的现象……远古至今,建筑帮助人们,使人们的存在富有了意义。通过建筑,人们拥有了空间和时间的立足点……今天人们感觉到一种急迫的

\* 收稿日期:2006-06-25

作者简介:刘 林(1977-),男,广西博白县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研究。

需要,要把建筑作为一种具体的现象”<sup>[2]</sup>,以此突出他个人研究视角的关键所在。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的中国,传统上把宫室作为一种制度,是与国家、车旗、衣服、礼仪等制度相提并论的国家制度,关于国家级建筑型制的讨论都记载在“礼志”中,是国家典章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sup>[3]</sup>。这种观念认为人与居所息息相关,是人伦的枢纽,修身养性之所<sup>[4]</sup>,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人生信念的历练之处。它强调的是个人之于类的意义,因而重点在于群体的协调,在建筑上便是营造行为及结果的法则。然而,这一传统思路,在近代以来被无情的历史斩断了。在经历100多年欧风美雨的输入、模仿、学习、融会后的今天,一种文化多元交汇的局面正在出现和壮大,使得中华文化自我根基的回归获得了可能。在文化多元交汇的建筑思想的探索中,其中之一,便是在寻求以中华文化为基础,整合未来居住世界的生发的探索,这个探索便是赵冰教授开创的“活的建筑”的营造体系。营造的观念秉承中国传统的建筑理念,认为建筑不仅是一种对象,更是一种活动,它包含了“营造”的对象以及营造的活动本身,居住的营造行为便是人们生命境界提升的一种手段。以营造是一种传承文化信念的活动这一角度,赵冰教授又是如何确立一种文化冲突背景下的中华文化,将扮演何种角色的文化信念,并通过构造怎样的营造思想体系达到这一目的的呢?

## 2 个人时代的活的信仰是“活的建筑”观的信念基础

### 2.1 信念的根基

考察赵冰教授的心路历程,对他自身而言,核心是对“根基在哪”的追问。他的人生信念,“是藉着对根基的追问,建构由根基生发、壮大出来的思想体系,而思想体系的最高追求是信仰的确立”(赵冰:“信仰的根基”讲谈录2005-12-28)。这个信仰他呼唤的是一个个人信仰的时代。所谓个人的信仰时代就是:“我们创造的思想体系,每一个生命都能激活,每一个生命都能成为他自己信仰的主体,只要是他自身生命意志的体现,都可以作为信仰来存在”(赵冰:“活的信仰”讲谈录1996-12-11)。他认为,处于当代中国的具体情境下,在经历了现代的所有的判断后发现,个人信仰之间并没有所谓外在世界的同一目标,对于生命自身来说,外在世界的同一目标是不具备讨论的意义的,无法把它作为生命的意志的基础,因而对这个目标也就不再作肯定与否定的判断。只有如此,才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在信仰这个意义上能够达成。经历

了共相的共同体之间的冲突,以及殊相的个人身心关系的反省之后,他换了一种方式:从生命的意志的角度作信仰的确立。因此,核心是我们呼唤一种个人信仰时代的到来。这一思路,确立了他个人所致力于的最根本的思想追求:在个人信仰时代的自我信仰——能够激活别个信仰的“我”的信仰——活的信仰。

### 2.2 活的信仰

活的信仰根本上是个人自我的信仰,它要求反求诸己,达到个人自我的确立,心灵的解放。至于不忘反求于类,是因为人作为类,有她的历史长河,她对我们有启发价值,对类的关怀也是对自我的生命演绎的关怀,活的信仰的表述就是类的关怀的体现。

通过“活的信仰”这一命题,使得在全球时代建立个人信仰成为可能,在于“活”的概念涵盖了西方存在论“在”的概念——“在”(Bing)的概念是我们发展的后科学知识体系的最高概念,它是一切问题的归宿,同时也是逻辑的起点”<sup>[5]</sup>——以及东方实践论“历”(Experience)的概念(作为体验的起点)和境界论“如”(As)的概念。“活”的概念本身考虑了殊相的可能性:首先,作为主体,它立足的是有生命的世界、生活(Life),是生生不息之性。它是入世的,犹如“子不语怪力乱神”;其次,作为展开的方式,它是生存、劳作、经历、激活(Live, Work),在行为上达成个体的活与类的活的相互激活;再次,作为状态,它是不固定的(Changeable)、可变通的(Versatile),是自我完备的,在体验上能达到身之活与心之活的贯通,在话语上能达到共相与殊相整合;最后,作为目标,它是有生气的、活泼的、非死的、非僵硬的、非单向的(Vivid, Live, A-live),在活中达到“瞬间永恒”的境界。

“活的信仰是心灵升华的结晶,它的表述即可以是一种不同逻辑片断(消解)之间的转换(接合),它自身(无向外扩张性)又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前者作为活的信仰和其他个人信仰之间的激活方式,使活的信仰具有一种协调诸多个人信仰的功能,后者使活的信仰本身成为诸多不可共约的个人信仰的一种可表述(逻辑存在的理由只是而只能是可表述性)的信仰,只是诸相中一种逻辑的建议。”“活的信仰对于类的意义就在于,它能激活每个个体的个人信仰”,“激活的作用来自于自身的逻辑完备性,并且能够和他者逻辑的相应”(赵冰.“活的信仰”讲谈录1996-12-11)。这传承了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全息世界观,以及文学艺术创作中旨在达到激发审美主体的心意情趣,进入无我之境的理念的精髓。活的命题要求空中妙化的境界,在失语与失忆中身体力行,体悟身心。

### 3 信念的建筑思想生发——活的建筑

而正是这样一个激活个人信仰时代的信仰,在建筑思想方面,赵冰教授追求能够激活每一个创作者自身的生命活力,激发他们的创造力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并不是要求别人接受某一固定的思想,而是说通过这样一个思想体系让所有的,甚至是相反的思想体系都被激活,然后共同去创造”(赵冰:“活的信仰”讲谈录 1996-12-11)。这种确立的落实,实际上是以我们生命所处的中华文化的根基,来应对未来个人信仰时代的提出。目前,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西方引领下的混乱的世界,这个世界无法实现我们所说的个人的信仰,我们必须去创造一个个人信仰的时代,来去除目前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混乱以及在道德等方面的不足。从这个意义上,如何站在中华根基的意义上营造,也是顺理成章要去探讨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营造”思想,实际上是志在创造一种新的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在任何我们创造的周边世界中,我们不是以西方那种物我相分——物化、以对象为主体——的方式,而是以“连接主体与客体的营造活动”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对于建筑、聚落、景域的营造。因此,营造是更根本的,建筑、聚落、景域只不过是我们营造的成果而已,它们体现了我们主体的意志,也体现了建筑、聚落、景域自身的规律。不论如何,营造活动是调动、处理这些事件的更根本的东西,这是一种站在主体自身,连接客体的方式,这时候说的主体也包括自我和其他主体之间的间隙。主体之间如何共同的合作?这涉及到从自我的活动到人与人之间构成的社会制度、习俗,一直到最后主体如何诗意地建造等诸多方面”(赵冰:“信仰的根基”讲谈录 2005-12-28)。

与在操作层面采取抛弃共同体的行动,转而通过某种激活的方式这一思路相应,赵冰提出了营造的主题。基于活的信仰的操作方式,正如前文所言,“追求能够激活每一个创作者自身的生命活力,激发他们的创造力的思想体系”,出于对如何表述活的建筑的生成方式的思考,赵冰教授提出了“营造”的命题。

### 4 营造体系——活的建筑方法论

基于营造活动对于沟通主、客、内、外、虚、实的思考与把握,赵冰教授建构出营造活动体系的整体框架,以便通过这样一个框架和方法,展开具体的研究、创作、传承的操作:首先,营造的整个过程包含四阶段,即设计、建造、呵护、保护(“呵护”这一概念是冯纪忠老先生首次提出的)。设计主要着重解决营造的构思问题,主要涉及境界定位,天、地、人的关系,是时空观念

定向的过程,包含意境、情境、环境的构思,这个过程我们指称为“乾”;建造主要着重解决营造的做法问题,以构造出容纳事件的场所,重在环境层次的处理,它是一个呈现时空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指称为“坎”;呵护主要着重解决营造的使用问题,重在情境的认同,赋予的功能在这里进行,体现为独特的时空定式,它是二次设计,它展现了时空与人的关系,它是空间人化的过程,我们把这个过程指称为“离”;保护主要着重解决营造的境界定式问题,重在意境的体验,即充满意的时空定式的体验。它是我们认同的,与自身相关并具有共同意义的时空,保护的过程具有二次建构性,我们把这个过程指称为“坤”。这四个阶段的展开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往往是展现一种相互交织的过程。同时,更多的现实是,每一次的营造活动往往在某个阶段就受到了终止,营造的使命也就因而结束。然而正是这样一种现实,使得营造的意义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要求我们把关注点投向体验营造活动的过程本身,而不仅仅是营造的结果。其次,营造的内容具有三个层次,即境界、礼仪、技艺。境界即时空,包含内在体验的意境与外在感受的氛围;礼仪即人情、国法,包含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和法定执行的典章制度;技艺即作法,包含人铸炼的技艺与发明的工艺。通过这三方面,精神世界得到了具体的呈现,具体操作的展开也具有了主体关注“对象”的可能和依据。再次,营造都涉及到了两方面的因素,即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在,人与物。如何要这样考虑,是为了既能涵盖西方世界对现实世界侧重物的共相层面的理解,也能包容东方世界对现实世界侧重人的殊相层面的理解,这是营造思想体系的精髓所在。最后,即是营造本身,正是通过营造活动,生命境界的历练得以完成。

一个营造活动,主(人)、客(物)两个方面,境界(意境 & 氛围)、礼仪(风俗习惯 & 典章制度)、技艺(技艺 & 工艺)三个层次,以及设计、建造、呵护、保护四个阶段,这四者构成了营造体系的4!结构(赵冰:“营造体系”讲谈录 2004-12-18)(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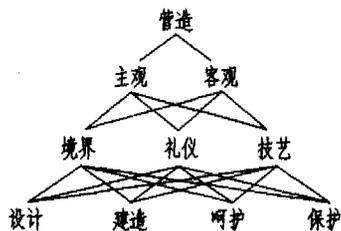


图1 营造体系的4!结构

这些思考,沟通了各主要文明成果,也沟通了每一个浸淫于文明中的个体,内在精神世界和外在生活世界的沟通也具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 5 “活的建筑”的意义

活的建筑观与方法论的提出与确立,有一个研究探索、立足生发的历程。总体而言,这一思路的发展历时的展现了两个不同的角度,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作为转折点,前期是宏大叙事的类的关注,后期则是身体力行的个人体验的关注。个人绝望体验与类的希望寄托的互动,激发出了他的自我信仰——活的信仰。活的信仰命题的提出是对精神的诞生的体悟的结果,营造命题的提出则是对居住世界的运作的结果,它既包含了个体自身的身心相互激活的体验,也包含了对不同文化下的类构成的“新天下”的和谐共存的向往,因而,也就具有了历史关照的内涵,具有了更深的现实意义与未来指向性。如何认识这一探索的意义,本人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 5.1 文化的整合

正如前文所言,活的概念涵盖了西方存在论“在”的概念以及东方实践论“历”的概念和境界论“如”的概念,因而具有了东西方文化整合的可能。同时,激发个人的思想的主旨和逻辑的展开,具有了共相与殊相共存的可能。

营造命题的提出,则是沟通个人身心,着眼文化互动,文明融合的一种努力,也是以东方复兴为目标,应对中西方营造理念的互动,应对虚拟与现实空间的关系及其营造的结果,而营造的法式,则成为了有可能得以沟通各种具体营造的关键。着眼于新的时代特征与新的创作环境,使我们的研究转向了新的领域的探究。

### 5.2 实践的指导

营造体系的提出和具体建构,为指导我们的实践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对象和方法。

人们“为什么要进行营造活动”以及“如何进行创作活动的”?我们常常由于外在的各种原因,有意无意的把这一最朴素的营造发端的问题给遗忘了,陷入一种缺乏根基的外在世界的干预和构造之中,流于表面形式的舞弄。营造的本源及意义,因而被我们忽视了,这种忽视使得我们创作的意念变得微弱与飘忽,形成的氛围难以具有能强烈打动人的“无名特质”,而营造活动的主旨之一——文化信念的传承——也日渐衰竭。因此,只有在抛开这种生硬的移植之后,重新认识营造活动的指引所在,才能更好的指导我们的实践。

我们已经迈进了信息时代的门槛。信息时代的到来,为营造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的营造的机会——虚拟空间的营造。营造体系的建立也是回应信息时代的营造挑战的需要,其核心就在于“媒材”这一概念的提出<sup>[6]</sup>。对虚拟空间的营造及虚实空间的互

动的关照和研究,更进一步加强了营造作为沟通对象与自身、虚与实的活动这一命题的确立。

### 5.3 现实面貌的改进

当前,我国的建筑、规划实践的种种不尽人意之处,除了我国现实的经济水平下落后的建造技术水平的约束之外,更让人觉得关注的还在于建筑、规划设计理念和方法的局限。在学习西方设计理念和方法的时候,由于传统根基的缺乏,营造的各个环节相互脱节,不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最后形成千篇一律的城市风貌。特别是在处理建筑和城市的历史文脉的时候,更显得举步为艰,最后只能快刀斩乱麻,一平了之。以活的建筑的角度来理解它们,我们的创作才有了更丰富的意义的可能,因而,在面对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历史城市的创作的时候,营造思想的精华将得到顺理成章的体现。也许,只有走上了这条路,我们的居住世界才得以呈现出蕴含丰厚历史内涵的独特面貌,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营造方面重新找回直面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 5.4 营造思想的传承

通过这一实在的表述和框架建立,使得创作主体之间的体验和创作方法得以相互交流、相互激发、相互传承,并具有了稳定的途径和可操作的方式,这可能是每一个思想者、思想传播者和教育工作者不得不关心的自身使命之一。

## 6 结语:多元相映、并行不悖

赵冰教授“活的信仰”的确立以及“活的建筑——营造体系”的建构,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经历了萌芽、建构、应对以及蜕变、因应、建构的过程。在走向全球文化的多元并存的道路上,我们找到了中华文化重生的立足点以及应扮演的角色,盼望“活的信仰”这一生生不息的姿态,早日在世界重新凸显起来。愿真正意义上的多元相映、并行不悖的文化多元世界的早日到来。

### 参考文献:

- [1] 王鲁民. 中国古典建筑文化探源[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
- [2] (挪)岱伯格—舒尔茨,李路柯译. 西方建筑的意义[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 [3] (清)王聘珍. 大戴礼记解诂[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4] 高亨. 周易大传今注[M]. 济南:齐鲁书社,1998.
- [5] 赵冰. 作品与场所[J]. 新美术,1988,(2):1-2.
- [6] 赵冰. 营造法式解说[J]. 城市建筑,2005,(1):78-82.